

巴而朴克傳



新潮文庫

褚威格著
陳美雄譯

巴爾札克傳

志文出版社印行



新潮文庫175

巴爾札克傳

著者 褚威格

譯者 陳文雄

初版 66年12月

再版 75年8月

定價160元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7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8719141・8719151

法律顧問 林金發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印刷所 大誠印刷廠

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71巷9號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編者的話.....一

關於褚威格與巴爾札克傳／代譯序.....七

第一部 青春與初登舞台

第一章 少年時期的悲劇.....一七

第二章 對命運過早的質疑.....四三

第三章 歐拉斯·德·桑·杜邦小說製造公司.....六五

第四章 貝爾尼夫人.....八二

第五章 經商的插曲.....一〇二

第六章 巴爾札克與拿破崙.....一二二

第二部 書齋裡寫作的巴爾札克

第七章 三十而立.....一四五

第八章 書齋裡裡外外……………一六七

第九章 嘉絲特麗公爵夫人……………一九二

第二〇章 巴爾札克發現了寫作的秘密……………二一五

第三部 巴爾札克的生活稗史

第一章 無名女郎……………二二七

第二章 日內瓦……………二五四

第三章 維也納的告別……………二六五

第四部 小說家巴爾札克的光榮與悲慘

第十四章 悲慘的那年——一八三六年……………二八一

第十五章 桂杜邦妮·威斯康提伯爵夫人……………二九六

第十六章 義大利之旅……………三一—

第十七章 薩丁尼亞的銀鑲……………三二〇

第十八章 戲劇的投機……………三三九

第五部 『人間喜劇』的作者

第十九章 追求韓斯嘉夫人·····	三五九
第二〇章 『人間喜劇』·····	三七七
第二十一章 警告的徵候·····	三八九
第二十二章 收藏家：巴爾札克·····	三九九

第六部 事業的成就／蓋棺論定

第二十三章 最後的傑作·····	四一七
第二十四章 在烏克蘭的巴爾札克·····	四二六
第二十五章 結婚與回國·····	四四五
第二十六章 傳人之死·····	四五三
巴爾札克年譜·····	四六〇

編者的話

作為亡友最後作品的編者，我想對此書完成的經過，略加說明。褚威格去世後，由他的親戚和繼承人送到我手上的原稿，是一筆龐大的遺產。一九四三年戰爭期間，我從這些原稿中輯出他的論文和演講，以「時代和世界」為題，公諸於世。接着，開始披覽「巴爾札克傳」的資料。

這部「大巴爾札克傳」——褚威格為了跟以前所寫的小論有所區別起見，在家信於這樣稱呼——在他的計劃裡，應是褚威格的主要作品，他的 *Magnum opus*（最大部頭的作品傑作）。褚威格曾以十年的時光用在這部原稿上，準備將整個作家的經驗和人生智慧都傾注其中。對他來說，巴爾札克似乎是最適合他資質，為他而存在的偉大主題。自從在維也納開始其文學生涯以來，褚威格就已經伴着巴爾札克的作品及巴爾札克的傳說而生活了。也許有人會認為，維也納在巴爾札克的歐洲聲望史中扮演了很特別的角色。的確不錯，維也納曾經兩度捲起巴爾札克大熱潮，使這位法國小說家決定性地植根於全世界人們的腦海中。一八三五年訪問維也納時，巴爾札克才覺得自己已為歐洲讀者接受，內心快樂無比。胡哥·凡·霍夫曼斯塔爾是世紀末維也納青年作家羣的代言人；史蒂芬·褚威格也是其中之一人。霍夫曼斯塔爾在他的「巴爾札克全集」序中，已經以巴爾札克此一主題為根底，寫出了德文中最精美的解說。對維也納的這些年輕作家而言，巴爾札克與其說是小說巨匠——小說這形式似非他

們之所長——毋寧說是較具普遍性的「各類人種歡聚熱鬧的世界……也是一個內容極其豐盈有如莎士比亞的想像」世界。對他們來說，巴爾札克即藝術創造力的化身。以「文學潛力」而言，它從來沒有被用盡，甚至把後人引向模仿與夢想中。褚威格的巴爾札克觀是在這種解釋下成立的。世紀末時期青年的感受，某些部分已鮮活地留在褚威格六十歲的這部作品中。

在以介紹法國文學試驗自己能力的時期，褚威格已經不斷嘗試接近巴爾札克此一主題。首先，他出版了巴爾札克名作選，並附上自己的序言（一九〇八年）。又在雜誌上發表兩三篇文章，接著便寫出那偉大的論文「巴爾札克」。這篇「巴爾札克」與「杜思妥也夫斯基」和「狄更斯」組成了「三位巨匠」（一九二〇年）一書，成為其後「世界建築之巨匠」連續作的開端。褚威格以這一系列的論文集和短篇小說集「鎮」構成他傳記的連續作。以傳記的壓卷之作而言，「大巴爾札克傳」可說是褚威格畢生的偉業。

這部作品，構思雄偉，他有時說，應該分為兩卷。但這說法却面臨了與巴爾札克作品——「人間喜劇」同樣的命運，最後仍然沒有完成。這位傳記作家似乎從作品與記錄中傳染了巴爾札克式的浮躁。褚威格在某一補章的原稿中說——它已隨本書一起發表，不過很可惜，是片斷而不完整的——巴爾札克去世後，未亡人及其家人奇妙地為逝者的浪費習氣所迷，任情地數盡了在烏克蘭辛苦維持下來的幾百萬財產。後來的傳記作家褚威格對自己的時間也並不吝吝。史蒂芬·褚威格在精神與物質上都不是——一個欲望深濃的人。在漫長的歲月中，他一直想努力過着健康而儉省的規律生活。否則，他無法完成一生中如許衆多的作品。然而，在面對巴爾札克這個主題的時候，一切自制却消失無蹤。褚威格

接連作了許多新紙夾——我曾經看他工作，也曾幫助過他——一直都有新的展望。寫過的東西毫不吝惜地加以改寫。褚威格巧妙地搜集了文豪們的「親筆原稿」，也擁有一本巴爾扎克貴重的原稿。其中含有許多校樣。這些反覆挖掘、永遠無法完成的校樣已散發出神秘的暗示，使這位傳記作家的原稿也受到了它的感染。原稿的中心部分須經他夫人好幾次的謄寫，夫人一直都孜孜不倦地協助他。謄寫的稿上夾滿了紙片，上面寫滿了字。另有幾本特別的合訂本與筆記簿。並作成了目錄和表。巴爾扎克的版本和研究著作上劃滿了橫線、欄外注和參閱的指示。褚威格於戰爭開始前不久遷往巴斯。在巴斯褚威格家的小書房已經成了巴爾扎克紀念館、巴爾扎克文庫、巴爾扎克秘書室。

一九四〇年到美洲旅行的時候——他未嘗再回來——褚威格必須把這一切資料稿件全部留下。他在南美巴西的夏都——培特羅波利斯沉靜而避難式地完成了自傳「昨日的世界」。死前不久，又再度為探討巴爾扎克而作最後準備。他寫信給我，我送去了他札記的部分影印本。但這份影印並沒有送到他手上，也沒有打開過，上面附着受信人去世的紙條退了回來。受托整理褚威格留在培特羅波利斯信件的兩個人——他在南美巴西的出版者與作家維特柯夫斯基整理他書桌的時候，發現了一本他帶去的部分原稿合訂本，但一點用處也沒有。褚威格已經很疲倦了，他覺得沒有那些放在倫敦與巴斯的寫作材料與手稿，這部作品是無法完成的。最後，他懷着憂鬱的心情表示了這樣的意見：要完全抓住巴爾扎克這樣的巨人，沒有一個人能獲得成功。

着手調查褚威格的寫作材料時，首先就會發生這樣的疑問：實際留下的是否只是片斷的？不，並非如此，實際上是足夠成為一本書的——所有的章節雖然尚未完成，未成定稿，但重要的部分都已完

成了。我無法在此精確地從文獻學觀點列出我所使用的基本資料。因為這須要特別寫一篇論文。我只想對此書的底本略加敘述，形成底本的是褚威格的手稿。包裝紙上他用英文寫着 *To be sent to the publisher*。這也許是第三稿。他常跟夫人一起看這原稿，夫人的工作決非僅限於機械式的謄寫。她明快妥切的質問與欄外注，對這位作家易於走向抒情的想像常扮演着稀貴的諫阻角色。褚威格常爲這魅人的主題所惑，而唱出他所謂的「阿麗亞」。褚威格不時刪改，因而有些場合須由我來決定。這時，我常會想起沉靜的洛蒂夫人。她彷彿不爲人所注意——這是她熱情的先天表現——跟他平分工作與生活，而且極其自然地跟他一起走上死亡之路（一九四二年）。我當然不會去改變這作品的文體與韻調。有時，原稿的本文或引文有所遺漏，我就以第三稿以前的原稿及逝者常用的參考資料加以彌補，最後幾章因爲只是粗略的草稿，我不得不加以改寫。此外，我還利用前述的合訂本與筆記簿等龐大資料，並參考褚威格所引用的版本。他所使用的版本是普特蘭校訂的法文全集和陰塞爾書店「人間喜劇」的精美德文版。這是爲他特別印刷的，上面載有「此冊與發行本有所不同，係爲史蒂芬·褚威格所印」。這版本從一九〇八年起一直都放在他的書桌右。我還從他的遺物——書簡中取出跟巴爾札克有關的友人與指教者的信件來參照。我想利用這機會代亡友向所有幫助他的人致謝。

校訂工作並不簡單，在此讓我附加贅言，談談當時的外在情況。基本資料有的放在倫敦，有的在巴斯，分散得很。有兩三種材料還存放在各處銀行的金庫裏。褚威格雖然在「奇怪的戰爭」（指戰況不激烈的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初期已寫好原稿，但我却須在世界大戰已迫在眼前的時候才得加以校訂。由於直接受到戰爭的影響，我不得不遷居三次，因爲我家被炸毀了。工作進行中

校閱的手稿曾經兩度離開我手，放在房間，天花板掉下來，蓋住了札記。現在，文件中還留有一些玻璃片和灰泥。遭遇那次不得好評的「彼得堡攻擊」時，碎片甚至落在褚威格家屋的大門上。落在他書房牆前的炸彈幸好沒有爆炸。我常去查閱圖書的大英博物館也免不了被轟炸的命運。雖然如此，北園書室(North Library)舒爽怡人的閱覽室，戰爭期間一直都是開放的，令人驚嘆。因此，如果可以用英文的「謹慎的說法」，這工作很難說是在正常狀況下進行的。對我們這些接受過嚴格訓練的舊大陸人而言，談這些並不是基於個人的理由，只不過想留下一個記錄罷了。

史蒂芬·褚威格被黑暗的國家權力逐出故鄉，以致於死，但這黑暗的權力對這部作品却不能像對付其他一切那樣贏得勝利，書已經完成了，雖然未必如褚威格所預想的一樣；但我認為：這可說是他一生作品中最美妙的總結。一個善良歐洲人、世界市民的最後一本書，現在可以再度不受阻碍地踏上旅途了，可以前往各國去訪問在那漫長歲月中一直堅守真誠的朋友。我想，在今天這個渴求無上撫慰的時代裡，這正是一個希望的表徵。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倫敦

李夏特·福利登塔爾

關於褚威格與巴爾札克傳／代譯序

褚威格 (Stefan Zweig, 1891~1928) ·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於維也納，是猶太裔富裕紡織工廠老板的兒子。當時「藍色多瑙河」畔的首都維也納仍為歐洲的中心，但是哈普斯堡帝國已是夕照餘暉，那時的維也納不只是演劇（約瑟夫·凱因茲）、音樂（古斯塔夫·馬勒）和詩歌（霍夫曼斯塔爾）之都，也是學術之府。佛洛伊德發表第一本精神分析的著作時，褚威格才十四歲（後來，詩人褚威格曾在倫敦近郊的墓地追悼他所崇敬的這位偉大導師），作家褚威格即植根於老維也納藝術與科學的豐饒土壤，他的文學是由抒情詩式的感情加上犀利的心理學觀察而成。

褚威格二十歲時就以抒情詩「白紋」（Silberne Salten）躍登文壇，他並非「藍色多瑙河畔的逸民」，而是北德人中難得一見、不知疲倦為何物的勤奮者，因而無法悠遊於月桂樹下。抒情詩人褚威格同時也是隨筆作家，但這方面經常被人忽視。里爾克、德梅爾和黎里恩克薩都極口讚揚他的詩，第一個把藍波的詩逐譯為完美德語的就是年輕的褚威格。他翻譯的「威爾哈倫」已臻至德國語文的頂峯。

他很早就旅遊廣闊的世界，足跡遠達印度與中國，在世界各城市與同年紀的青年締造了友誼。他以比利時詩人威爾哈倫為師，並為之編纂一切動機後，一如里爾克為彫刻家羅丹服役一般。褚威格歸

「威爾哈倫」之餘，亦將波特萊爾、魏爾崙和藍波譯為美麗的德國韻文，並且介紹英國神秘詩人布雷克和小泉八雲。翻譯與介紹「在我們的文化此一有機體中，是具有蜜蜂本性的生物學課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了世界各地的交通自由，也把褚威格送到瑞士。他在此地與和平使徒羅曼羅蘭締造了堅牢的友情，並促使他完成了第一部傑作——戲劇「耶勒密亞斯」(Jeremias)，這是聖經中的傳說——艾雷密亞的悲劇。在這猶太人的命運中，作者已覺視權力與自由人的永恒對決，自由人也許跟耶勒密亞斯及其民族一樣，會在這人間世中遭受挫敗，但「失去的民族」會成為「不滅的精神」。征服者加爾迪亞人的隊長也不能坦白說：「人可殺，但活在人內心裏的精神不能殺；民族可以制服，但民族精神不能壓服。」

不久，褚威格離開維也納，定居薩爾堡，他的作品逐漸建立在廣大的基礎上，在私生活方面，他喜歡佈置家庭，同樣的，他的文學也含有建築風味。褚威格將這時期開始撰寫的一連串隨筆稱為「世界的建造者」(Baumeister der Welt)，決非偶然。他的隨筆跟以畫評為起點的聖·布夫和馬柯利隨筆不同，其中包含多情的傳記，性格描寫與作品解釋在內。褚威格那迅捷的筆觸是源於他的本性。而他的本性往往跟處理的對象在本質上具有親密關連。譬如「三巨匠」(Drei Meister)中的巴爾札克——其狂熱的工作態度便與褚威格非常相似。同樣的，褚威格自己同樣具有像「三個自傳作家」(Drei Dichter ihres Lebens)中斯湯達爾堅毅的個人主義思想，也有「與惡魔作戰」(Der Kampf Mitten Dämon)中尼采渴望公正的熱情。

褚威格同時開始寫一系列的小說，這是有系統構築而成的，總稱為「鎖」(Die Kette)，包括

「最初的體驗」(Ervstes Erlebnis)、「阿莫克」(Amok)、「感情的迷亂」(Verwirrung der Gefühle)等。這些傑作都運用現代心理學知識，以柔軟敏銳的文體，犀利地觀察人性的糾葛。

褚威格也在「人類的命運」(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中發明「歷史微視法」，以解說世界史上十二個命運性的轉捩。在以「喬瑟夫·福雪」(Joseph Fouché)為始的一系列評傳式隨筆中，接連出現了「瑪麗·安都娃涅特」(Maria Antoinette)、「瑪麗·斯圖亞特」(Maria Stuart)、「麥哲倫」(Magellan)等佳構。在這期間，褚威格也撰寫他戲劇中最具完整舞台形式的「伏爾彭」(Volpone)，及為史特勞斯所寫的戲劇脚本「醜女」(Die Schweigsame Frau)，而表現出有餘力的才華。

這段時期，歐洲的天空中已飄揚著納粹的烏雲，褚威格的作品也難免焚書之刑，他是奧地利人，生存上未受直接威脅，但却比任何人都更早發現野蠻人的帝國將如何持續漫長而恐怖的統治，如何開始使人與文化頹敗到難以彌補的地步。「他所陳述的預言，我們當時都認為愚妄至極，」一九四三年在倫敦見過他的一位朋友回憶說：「但，現實比這預言更為愚癡。這無休無止的不安至死未嘗遠離褚威格。」

一九三五年，他決定性地捨棄了那含有各國文化精神的薩爾堡美麗家屋，離開了奧地利。這個絕對的和平主義者，厭膩戰爭的人文主義者從此定居英國。對各類流亡者而言，褚威格認為英國是最具傳統性的保護國。伏爾泰、馬志尼、福萊利希、拉特、孫中山先生——倫敦街上所見的紀念匾額使他想起了他們的亡命時代。

在那晚非戰爭又非和平的特異「黃昏時分」裏，褚威格寫出了一本超越他以前所有作品，用他最深密的心血注成的傑作——「伊拉斯摩斯的勝利與悲劇」(Triumph und Tragik des Erasmus Rotterdam)。這本書陳述了他本質上的基本理念與人文主義思想，同時也是極其深沉遠瞻的低語。世界在向他表示呼籲，就像以前旅遊尼德蘭的狄勒聽到路德被捕消息時，向鹿特丹賢者呼籲那樣，說道：「你在哪裏？瞧，那兇惡無道的權力作了什麼！上馬吧！請護衛真理，請護衛殉教者的冠冕！」但伊拉斯摩斯並沒有騎上馬，依然靜靜地走着。褚威格在獻給往昔人文主義者的書中說：「知性人不許結黨。不管在什麼地方，什麼糾紛都能超然佇立的公正才是知性人之國。」兩年後刊行的「加斯里奧對喀爾文」(Castellio gegen Calvin)，是以一個自由人與思想自由的名義獻給反對喀爾文及其嚴峻規律的塞巴斯提安·加斯里奧。最後，有良心的勇者失敗了。此書的最後一章標題叫「威力鞏固着良心」，結尾時，褚威格敘述說：「每次新人誕生時，新的良心也就誕生。新的良心大概默默思索我們精神上的義務，要求我們爲人類與人性不可出讓的權利而戰……。」

不久，褚威格早已預言的世界的災禍降臨了。他離開類似薩爾堡家的英格蘭西南巴斯的邸宅，踏上赴美巡迴演說的旅程。珍珠港事變前的幾個月，褚威格從紐約赴巴西。他的自傳「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Die Welt von Gestern, 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就是在這最後的流亡地完成的。他的最後著作是獻給以賓客待他的國家（「未來的國家巴西」Brasilien, ein Land der Zukunft），在這本書中，他擲揚巴西隱約顯現的歐洲文化的古老美德——柔和、寬弘與接受精神價值的力量。

但是，這裏仍不是一個倦極的六十歲老人憩息之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褚威格跟他晚年的忠實伴侶、合作者，年輕的妻子夏洛蒂在里約熱內盧近郊培特洛城別墅中自我了斷了生命，結束了他那著作豐美、充滿榮光的一生。他至死始終抱持着與各民族互相了解的偉大思想以及人文主義理念，遺書上寫着：「過了六十歲，要再度展開全新的生活需要特別的精力。我的精力已在沒有祖國的漫長歲月的浪遊中耗盡了，我覺得我可以在最恰當的時候以最好的方法結束我的一生。就生命來說，精神上的工作經常是最純粹的快樂，人格的自由是世上最崇高的財富。我要向所有的朋友告別！希望各位在漫長的黑夜之後復見黎明！我，不大能忍耐的我，要先走了。」

在被納粹放逐的德奧作家中，與褚威格一樣自我了斷生命的有圖佛魯斯基、佛爾特·彭雅明、克勞斯·曼、佛爾特·哈森克雷佛、艾倫斯特·佛依斯、艾倫斯特·托拉等，為數不少。不能用母語著述的苦惱、流亡地居留手續的煩雜、自由的限制、與家人的別離，這些大概都是他們自殺的原因。但是這些原因中沒有一樣可以用在褚威格身上。他以一位現代的德國作家而贏得最大的國際聲望，也是世界上被譯成外文最多的作家之一（居第四位），而且能自由驅使各國語言，在最後的流亡地很少有作家（不管巴西國內或國外）像他那樣擁有眾多讀者，雖然他作品的葡萄牙譯本譯得並不好。儘管巴西是嚴格的天主教國家，但巴西仍以國葬之禮待他。此外，褚威格還獲得跟他一起步上死亡的年輕妻子全心全意的照顧。既然如此，褚威格為什麼還要自殺？在戰爭中，褚威格比其他的人幸福多了，他們有的落入殘酷敵人之手被關進牢獄或集中營；有的軟弱無力地徜徉在哈根克羅茲旗飄揚的街道上；有的在領事館門前不得進入等待了幾天幾夜；有的雖然幸運地找到了流亡地，却無法使用母國語言，